

編號：78

高陽臺¹ 西湖春感

張炎

接葉巢鶯²，平波卷絮³，斷橋⁴斜日歸船。能幾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。東風且伴薔薇住，到薔薇、春已堪憐⁵。更淒然，萬綠西冷⁶，一抹荒煙。當年燕子知何處？但苔深韋曲⁷，草暗斜川⁸。見說⁹新愁，如今也到鷗邊。無心再續笙歌夢，掩重門、淺醉閒眠。莫開簾。怕見飛花，怕聽啼鴉。

一、作者簡介

張炎（公元 1248 – 1302），字叔夏，號玉田，又號樂笑翁。甘肅天水人。南宋大將張俊之後，曾祖是名詞人張鎡，祖父、父親都工於文學，精曉音樂。一二七六年時，元朝軍隊南下，南宋覆滅，張炎生活境遇劇變，於四處飄泊，晚年在浙東、蘇州一帶漫遊，賣卜維生。有詞集《山中白雲詞》及論著《詞源》傳世。張炎是南宋重要詞人，推崇風格「雅正清空」的詞風，詞作講究聲響、色澤，在藝術上苦心經營。張炎還以詠物詞著稱，曾賦《南浦》詠春水，被稱作「張春水」；賦《解連環》詠孤雁，被稱作「張孤雁」，載譽甚隆。張炎詞對後世影響很大，與姜夔並稱。

二、背景資料

西湖處於浙江杭州，宋時稱臨安，是南宋偏安時的首都。當時社會高度繁華，名勝西湖是繁華競逐之地，南宋祝穆《方輿勝覽》記載說「山川秀發，四時畫舫遨遊，歌鼓之聲不絕」，可以想見情況。隨着南宋覆亡，往昔繁華煙消雲散，張炎亦流落江湖，在某春天，重遊西湖，放舟湖上，對着斜月荒煙，抒發哀感。

關於此闕詞的寫作年份，多認為是作於臨安被元兵攻陷之後，當宋帝昀、帝昺之時（公元 1277 – 1279），而清代張惠言則認為是作於臨安淪陷前一年，贊成此說者，以詞中「淺醉閒眠」句似並非淪陷後心境，證據不強，可備一說。

三、注釋

1. 高陽臺：詞牌，又名《慶春澤》一百字，前後片各押四平韻。
2. 接葉巢鶯：茂密交接着的樹葉，有黃鶯鳥做了巢，出自杜甫《陪鄭廣文遊何將軍山林》詩「接葉暗巢鶯」句。
3. 平波卷絮：翻卷在平靜水波上的柳絮。
4. 斷橋：橋名稱，在西湖白沙堤東，西湖十景有「斷橋殘雪」。
5. 到薔薇、春已堪憐：薔薇花開於晚春。
6. 西泠：橋名稱，在西湖白沙堤西。
7. 韋曲：地名，在陝西長安城南，唐朝名門望族韋氏世居之處，故稱韋曲，當時諺語說：「城南韋杜，去天尺五」。此借指南宋達官貴人邸宅。韋：粵[維]，[wai4]；漢[wéi]。
8. 斜川：地名，在江西星子、都昌兩縣間湖泊，陶潛有《遊斜川》詩詠景色之優美。此借指隱士所居地。
9. 見說：聽說。

四、賞析重點

《高陽臺》是重遊西湖，觸景傷情之作。詞作以虛實結合手法，寫西湖暮春荒涼景色，抒發眷戀故國之情，讀起來淒涼幽怨但又流麗清暢。

上片實寫西湖，宛然目前。開首「接葉巢鶯，平波卷絮，斷橋斜日歸船」三句西湖景，狀寫眼前景：茂密草木中的黃鶯鳥，漂浮在平靜湖面翻卷着的柳絮、斷橋、斜日、歸舟，全用實景，一個又一個景象，帶着晚春隱隱惆悵情緒。緊接着「能幾番游？看花又是明年」兩句，筆鋒一轉，問西湖美景還能再遊幾次？欲再賞芳春，須待明年了，於「惜春」之情悠然而生，既有意惜春，便想加以挽留，便說「東風且伴薔薇住」，希望春天所泛的東風暫且陪伴薔薇停止腳步，但春天是留不住的，故又云「到薔薇、春已堪憐」，薔薇花開即預示春天結束，「堪憐」乃傷春之情。由開頭實寫西湖說到「能幾番遊」，其實意甚哀愁，但卻是含蓄淡淡說出，到「東風且伴薔薇住」是一轉折，「到薔薇、春已堪憐」是另一轉折，接下來「更淒然，萬綠西泠，一抹荒煙」三句，用「更」字將詞意推進一層：儘管春天尚未歸去，但西泠橋畔，已是一片荒蕪景象。「一抹荒煙」以實寫虛，蘊含着無盡亡國之痛。因以上之含蓄、轉折，益更頓挫有力，使結語格外顯得沉痛；而且結尾數句以本無知覺的自然景物作反襯，把人情的淒苦表現得愈淋漓盡致。

下片是以景物借慨時事。「當年燕子知何處？但苔深韋曲，草暗斜川」，是虛寫，作者借問過去每年來築巢的燕子，今已轉移到哪裏去了呢？以前燕巢歸處，如長安韋曲般達官貴人聚居之區，今已長滿厚厚苔蘚；如江西斜川般風景優美之地，也都埋沒在叢生雜草之中，提到這兩處地方，都是借指西湖，言勝地荒涼，無人遊賞。何以提到燕子呢？作者是用劉禹錫《金陵》詩句「舊時

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」翻出，詩句意思是昔日王、謝二姓大戶人家堂前築巢的燕子，今已隨兩家族的衰落而離去，飛入尋常百姓家了；燕子自劉禹錫《金陵》詩始，後世多用燕子寄寓世間興衰變幻的感慨。接下來，「見說新愁，如今也到鷗邊」二句，作者又再借鷗鳥來寫自己，「見說」，猶「聽說」，二字是虛提，未必真的曾聽見有人說，是託他人口氣說話；大自然鷗鳥本自由自在，忘懷機心，但聽說現在連牠們也知道愁了，以誇張加倍寫法極言亡國悲痛影響之深遠。「無心再續笙歌夢，掩重門、淺醉閒眠。莫開簾。怕見飛花，怕聽啼鶉」六句，翻出正意，直接抒發內心愁苦，敍寫自己無可奈何的淒涼。笙歌也代表昔日太平盛世時音樂歌舞的舊生活，已成過去，惟有獨自醉酒，但因心事多而不成醉，故只是「淺醉」。在宋代太平時候，與西湖有關的詞中提到鷗鳥、管絃，都是寫閑適的意境、歡樂的場合，如歐陽修《采桑子》「天容水色西湖好，雲物俱鮮。鷗鷺閒眠，應慣尋常聽管絃。」張炎此處可說是對約二百年前歐陽修詞作的回應。末三句不只是以落花（飛花）和啼叫杜鵑作結，而是再推一層，說不敢打開窗簾，連目睹耳聞也不忍，痛楚益見深沉。由遊西湖所見，幾經轉折，至結尾，人已回來閉門避世，但帶着遊湖傷春之感，全首所寫正合副題「西湖春感」四字。

沈祥發《論詞隨筆》說「詞貴愈轉愈深」，使用意更深遠，張炎此作正堪作範例，有亡國之痛卻無一語道破，誠如陳廷焯《白雨齋詞話》所評「淒涼幽怨，鬱之至，厚之至。」所謂「愈轉愈深」、「鬱之至」、「厚之至」正表現於詞意表達上的含蓄與曲折。上片首三句平平道起，幾樣景物只暗帶愁緒，不明說；次二句，一問一說，導起惜春之詞；又次二句，轉折至留春、傷春，句子較長，情意纏綿；末三句，詞意轉至更深層次，語調愁苦，在含蓄中的一次情感高潮。

下片寫法轉變，借說燕子、鷗鳥，仍不明說，首三句以借問起，承上片所說荒涼，再說得較深；次二句，又再推進一層；再次三句，忽又轉直接抒情，雖語調仍算含蓄，但又是另一次情感高潮。全首總不因傷痛而有怒號之調，不因遊賞而忘記亡國之痛，故云「厚之至」。上片「船、年、憐、煙」押韻，下片「川、邊、眠、鶉」押韻，上片、下片結尾「煙、鶉」二字音皆具餘音裊裊的聲情美。